



人間書

董 橋 著

靜觀的**固執**



湖北人民出版社



• 人间书 •

静观的固执

董 桥 著
© 湖北人民出版社



鄂新登字 01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静观的固执/董桥著

武汉:湖北人民出版社,1997.8

(人间书)

ISBN 7-216-02133-9

I. 静…

II. 董…

III. ①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
②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67

• 人间书 •

静观的固执

董 桥 著

出版: 湖北人民出版社
发行:

地址: 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
邮编: 430022

印刷: 文字六〇三厂

经销: 湖北省新华书店

开本: 850 毫米×1168 毫米 1/32

印张: 11.75

字数: 268 千字

插页: 5

版次: 1997 年 8 月第 1 版

印次: 199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—8 140

定价: 14.10 元

书号: ISBN 7-216-02133-9/I·219

自序

近年国内各个地方都出了我的文集，选的都是我多年来的作品。湖北人民出版社也选了一本。旧作像自己的旧照片，现在看起来总觉得不像了，却又不能说不是自己，只好认了。

我的文字一路在变，希望人越老文字越好。这个集子里所收的几十篇文章，有几篇是这一两年写的，好像比旧作结实了些。

谢谢龚明德先生百忙中给我编选这本书。

董 桥

1996年10月8日

目 录

- (1) 自 序
-
- (1) 读园林
- (4) 马克思博士到海边度假
- (7) 寻根
- (10) “只有敬亭，依然此柳”
- (13) 杨振宁的灵感
- (16) 喜欢弄点文化的人
- (19) 撒在沙发上的文化史
- (22) “一室皆春气矣！”
- (25) 满抽屉的寂寞
- (29) 藏书家的心事
- (33) “我并没有答应送你一座玫瑰园！”
- (36) 得友人信戏作
- (39) 书窗即事
-
- (42) 《跟中国的梦赛跑》自序
- (43) 静观的固执
- (45) 新的灯影
- (47) 文章似酒
- (49) 让政治经济好好过个周末
- (51) 萝卜白菜的意识
- (53) 处暑感事兼寄故友

- (55) 如观火观水也
- (57) 非关雅俗
- (59) 柳树皮与水杨酸
- (62) “小心轻放”
- (65) 学说
- (67) 杂志
- (69) 星期天不按钮
- (72) 干干净净的屠格涅夫
- (75) 偏要挑白色
- (78) 情画
- (82) 上帝不打电话
- ~~(85)~~ ~~藏书和意识形态~~
- (92) 神话* 的“乐趣”
(罗兰) 巴塞的著作与思想)
- (109) 结构主义风波
- (115) 中世纪之恋
(英国先拉斐尔派艺术理论与作品)
- (124) 藏书票史话
- (138) 旅行丛话
- (145) 枪·开枪·枪声
- (151) 夜读浮想
- (155) 《语丝》的语丝
- (161) 创新与反调
- (164) 读今人的旧诗
- (171) 说不上巧合
- (174) 一点领会

-
- (176) **《明报月刊》编者的话（八则）**
-
- (188) **唐宁街到总督府**
- (191) **“八十”自述**
- (193) **《人填歌歌填人》读后**
- (195) **题钟玲的《美丽的错误》**
- (198) **《忆往》的忆往**
- (201) **字缘**
- (203) **纹木本色**
- (205) **砚边笺注**
(《董桥文录》代序)
- (208) **秋园杂卉小识**
- (213) **《黄昏时分的思念》小序**
-
- (214) **龙、凤凰、狗**
- (216) **甲寅日记一叶**
- (218) **《石头记》的英译**
- (220) **一部叫做欲望的街车**
- (222) **闲谈贝茨**
- (224) **在玻璃窗前想起的**
- (227) **作家与避孕**
- (230) **没有东西**
- (233) **玻璃杯子里的教育**
- (235) **辫子的没落**
- (238) **春日杂拾**
- (241) **朱自清的散文**
- (243) **谈《中国现代文学大系》**
- (246) **生态学与儿童**

- (249) 人是机器
- (251) 从梁译莎集想起的
- (253) 灯下、图片、旧事
-
- (256) 《另外一种心情》自序
- (258) 翻译与“继承外国文学遗产”商兑
- (272) 从中国文学的界说和种类想起
- (285) 从《老张的哲学》看老舍的文字
- (297) 谈谈谈书的书
- (305) 访书小录
- (312) 关于藏书
- (320) 也谈藏书印记
- (324) 关于“多写点东西”
- (327) 世界上最大的书店
- (329) 天堂尽头
- (331) 也谈花花草草
- (333) 另外一种心情
- (339) 怀念蒲公英
- (342) 杂谈康拉德
- (352) 就是这个滋味
- (354) 不穿奶罩的诗人
- (356) 觅书偶记
- (358) 诗人角漫兴
- (360) 《在马克思的胡须丛中和丛外》自序
- (362) 说品味
- (365) 听那立体的乡愁

读 园 林

中外园林艺术讲究营造“天然图画”。“天然”漫无理则，要靠人的感情去爬梳方可动人；所谓“春见山容，夏见山气，秋见山情，冬见山骨”，说是直书四季之不同也行，说是借景抒情之曲笔也允当。陈从周满腹山水，说园说了几十年，始终不离一个情字。他说，“泊眼问花花不语”，痴也；“解释春风无限恨”，怨也；故游必有情，然后有兴，钟情山水，知己泉石，其审美与感受之深浅，实与文化修养有关；不能品园则不能游园；不能游园则不能造园！难怪他游小小一个十笏园，也得了“亭台虽小情无限，别有缠绵水石间”之句。英国作家 Vita Sackville-West 精园艺，当年在英国广播电台讲园林、在《观察家报》写园林，也说造园不可有法而无式，要巧妙追摹一泉、一径、一花、一树之原有神态规律，求得“虽由人作，宛自天开”的高妙境界。她和丈夫 Harold Nicolson 合力经营的 Sissinghurst 庭园，后来成了英国名园，其种园法度传遍英国，不少人学他们在苹果树下密种各色玫瑰，绿荫下花影生姿，浓叶里果实播红，把那些中产阶级绅士淑女迷得醉醺醺！人对花草体贴，花草会长得分外好看。Vita 最初学园艺，种了一些樱草花、熏衣草、琉璃苣，也写了题为《花圃》的第一首园林诗，诉说期待花树生长的心情，说是爱花人的花草情愫竟越等越浓了。诗平平，真情倒是流露了不少！

英国人爱花出名。三藩市有一条又长又单调的街道，一年春天，街上一幢房子四周突然百花齐放，藏红花、风信子、黄水仙争妍斗丽，邻居起先以为是新开了殡仪馆，后来才知道是一位英国妇人搬进来住！英国人处处不忘阶级观念，Anne Scott-James 说连造园都有阶级意识在作祟，园艺家写园艺书，也多遮不住心中的身分势利意识。英国贵族学校教出来的学生性情内向、奉公守法之外，几乎都懂点农艺，住校期间养牛耕地，毕业之后还种花自娱。读书人跟花鸟山水田园真有缘分！众清客要贾政给大观园各处题匾额对联，贾政说：“我自幼于花鸟山水题咏上就平平的；如今上了年纪，且案牍劳烦，于这怡情悦性的文章更生疏了。便拟出来，也不免迂腐，反使花柳园亭因而减色，转没意思。”后来宝玉批评一处纸窗木榻的茝堂不如“有凤来仪”好，贾政骂他说：“咳！无知的蠢物，你只知朱楼画栋、恶赖富丽为佳，那里知道这清幽气象呢？——终是不读书之过！”贾政这人虚伪得讨厌；试才题对额里说的那些话尽管矫揉造作，到底十足读书人口吻。读书人刻意培养“回归自然”和“归田”的出世情绪，藉此应付人生得意之乐和失意之苦。中国人“笔耕”之说外国也有，Roy Campbell 诗里写过“Write with your spade, and garden with your pen”之句。古罗马诗人 Horace 纪元前早为文祈求上天赐他良田、花圃、源泉、树林；这些构想影响西方历代文化不能算小。中国文人画山水画写耕织诗最是拿手，影响国人心态更不必说了：陈从周到建筑师贝聿铭纽约家中作客，但见楼房向阳的一面用玻璃借进户外之景，“高梧阴翳，杂花可人，若不是远处高楼，正仿佛到了他的家乡苏州，坐在那花厅内了。”

竹影粉墙、小桥流水真的可以颐养性灵。纽约是个混凝土森林：四季不分的塑料植物长年绿得教人发闷；高楼丛中的住

客要把头伸出窗外仰望几十层高的狭缝才知道今天是晴是阴。纽约人搬到宽阔青翠的加州，总喜欢对朋友说：“我家园子里种了好多会死的树！”（塑料植物是死不了的，多杀风景！）。纽约人 John Lahr 十四年前受不了纽约生活紧张，跑到伦敦去“疗养名利野心逼出来的创伤”，一眼爱上了伦敦悠闲古雅的情调，住下来不回美国了。今年暮春，他写了一篇谈伦敦生活的小品，文笔平淡之中见出幽思，好得惊人！他住在一幢爱德华时代的红砖老房子里，门前树影婆娑，还有一盏维多利亚风味的街灯，后门外花草蔓生，李树长了李子可摘：“伦敦庭园象征英国人的涵养，拖慢了伦敦人的生活节奏，逼他关怀人间的灿烂景色，不要只顾追求自己的荣华富贵。每次凝望这条深巷，我都想起纽约只合工作，伦敦适宜生活。”可是，林木苍蔚、烟云掩映的景致不知消磨掉多少伦敦公卿贵戚的壮志！唐代贞观开元之间，大官富商都在洛阳开馆列第，处处园林；到了国事蜩螗，兵荒马乱，池塘竹树、高亭大榭竟都化为灰烬，与唐共灭。李格非在《洛阳名园记》里说园圃的兴废是洛阳盛衰之征候，感叹公卿大夫“以一己之私自为而忘天下之治忽，欲退享此乐得乎？唐之末路是矣！”这时，废园、断桥、枯树的景象虽然苍凉，到底也是另一种“天然图画”，从中看出万物之无常。

园林多么繁华都靠不住；用画用诗用文写出来的纸上园林反而耐看耐读。司马温公描写独乐园的诗歌传诵一时，其实那座园很小，园中读书堂也小，浇花亭尤小，弄水种竹轩、见山台、钓鱼庵、采药圃等等更远远不如名字那么清幽。独乐园所以为人欣慕，不在于园，而在于诗。饱读纸上园林，可以读出自己胸中的园林，世人真不必多事造园了！

马克思博士到海边度假

1880年夏天，马克思带着一家人到肯特郡海边避暑胜地蓝斯盖特（Ramsgate）度假去了。伦敦人很喜欢蓝斯盖特，说是气势、韵味十足。《傲慢与偏见》里威克姆想跟达西的妹妹私奔一节背景正是蓝斯盖特；珍·奥斯汀1803年也到过那儿；诗人柯罗律兹每年夏天都去游泳；写《珊瑚岛》的贝伦泰恩一度在那个消暑胜地搜集资料写小说。美国人约翰·史温顿的《英法四十日见闻录》中记他到那儿拜访马克思的情景，说他依约赶到那所小别墅，马克思夫人燕妮在门口招呼他；燕妮文静和蔼，说话声音又甜，很热诚带着他进去跟马克思聊天。马克思那时该有六十二岁了，连年潦倒还要拼命用功，老来虽说手头松动得多，人到底已经显得疲倦了。他平日在伦敦家中过宁静的学者生活，清早七点起床，喝好几杯黑咖啡，然后躲进书房看书写字；两点钟草草吃过午饭又伏案工作。晚饭后出门散步，回来又在书房里泡到午夜两三点钟。书房在楼上，窗子对着公园；壁炉两侧各摆大书架，书籍报刊手稿堆到天花板那么高。窗前两张桌子也尽是书报。书房中央有小书桌，桌边一张皮沙发，马克思累了要躺在沙发上养一养神。一屋子书报谁都动不得；他自己心中倒清楚，一纸一卷一找就有。那几年里，该写的文章都没有写，天天尽忙着记笔记抄资料，农耕、化学、地质、历史、银行、货币无所不记；但丁、莎

士比亚、普希金、巴尔扎克的作品他到老还常常翻出来温习。读书太多，反而耽误了自己写书。那天下午他跟史温顿谈俄国，谈英国，谈德国，谈法国，谈整个欧洲的前景，谈美国社会问题，谈他的《资本论》译本。史温顿叹服他学问这样渊博，忍不住问他说：“你现在怎么什么事都不做了？”马克思笑而不答。

窗外暮色越染越浓，马克思带史温顿出去散步，穿过小镇走到沙滩上去。燕妮、马克思的女儿、女婿和孙儿都在；这位老学者走出书房跟儿孙一起度假兴致很好。他们在海边喝酒；马克思凝望呼啸的波涛，想到身后的荣辱：“经济是个汪洋大海，有许多问题是书上没有的，要求我们到实际中去调查研究，提出解决办法。书要读，报告要听，但读得太多不可能，单听报告也不行。”《人民日报》配合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而写的《理论与实际》这样说。马克思自己和他那个时代的人都说他是经济理论家；他的经济理论的基本设想不断给提出来讨论，有人嗤之以鼻，有人死命捍卫。其实，这套经济理论始终没有在任何一个时代里成为经济学说的主流。比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影响更广、震撼更大的是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之演进与结构的学说。这套学说丰富了他的阶级斗争论，为受剥削阶级设计出完善的政治组织，拓而广之成为普遍规律，到处争取这个阶级的利益。于是，历史的伤口流出来的这一注血，终于渗进了百年以来所有社会问题的研究道路上。每一个国家的各个阶级、集团、运动、领袖，所有的历史学家、社会学家、心理学家、政治家、评论家和作家、艺术家，只要他们立意分析社会生活特性的演变过程，都会直接间接受马克思的启发。马克思只是一位肯用功的学者，他的著作当然不是“包医百病”的“灵丹圣药”，却是愿意关心和思考社会问题的人书架上不可不备的书。这些书无所谓过时不过时；古老的经史子集到今天还有参考价

值；人云亦云、奴颜婢膝去歌颂这些著作，用马克思的剃刀阉掉自己的思想，才真的是过时的勾当。

“掌握理论，要认真读书”。马克思只喜欢读书，不喜欢整理书房。他把四开本、八开本的书高高低低胡乱插满一架子，既不讲究装帧好坏，也不注意印刷优劣；每本书里处处是折了角的“狗耳朵”，好多段落都划了线又涂满眉批。他的脑子永不休息：做学问的学者是经常思想的空想家，也是经常空想的思想家；不做学问的学者则连空想都不会，正如没有学问的政治家只会空想一样。长年度假当然不好；几十年都不去度假更糟。……只会空谈“学习”不会思考问题的学生马克思看不上眼。思想不必穿制服，书房不必太齐整；……讲了三十多年的“学习”，现在该是“思考”的时候了！

天黑了，海风越吹越冷，燕妮她们早就先回小别墅去了，史温顿也要赶着搭火车回伦敦。马克思喝掉最后一杯酒，慢慢走回去：现在是什么事都不做的时候了；马克思博士疲倦了；他在度假。

寻 根

“根”是植物茎干底部长在土里的部分，能吸收土壤里的水分，溶解水中的无机养料，又有把植物固定在地上；有些植物的根还会储藏养料。“根”字一向给人好印象。根的作用既然又多又好，有“不忘本”的含意，古今中外读书人对“本”的观念又格外偏爱，于是喜欢用“根”这个意象去观察文化、思想乃至个人的学问修养，借有根无根为标准以衡量好坏，比如苏轼所说的“后生科举之士，皆束书不观，游谈无根”；16世纪的乔治·皮尔（George Peele）也说：

美貌，力量，青春，是花，瞬间凋零/责任，
信仰，情谊，是根，万古长青。

有“根”才算有“来源”；“根”在故里，所以“归田”、“归耕”要用“归”字才能道出“回到本原”的妙谛；读书人懂点农耕，懂点园艺，才不致“不如老农”。这种心理很有趣。当年英国的“绅士”都要有土地才像样；会分五谷的书生也相当吃香。女小说家乔治·艾略特的《中军镇》（*Middlemarch*）描述人人追求产业、追求社会地位的英国乡镇；作者甚表反感，独对书中中产阶级中坚分子卡瑟（Caleb Garth）敬爱三分，因为他一生负责打理别人的农庄、监督建造房子、设计排水系统，平实得很。英国还有一位前卫小说家、艺术批评家约翰·伯哲（John Berger），近年带着妻小到法国小村庄跟农民一起生活，写出有诗有文

的三部曲，叫做《不劳而获》(Into Their Labours)，纪录农村实际工作的体验，书名典出《圣经》若望福音第四章三十八节那句“别人劳了力，而你们去收获他们劳苦的成果”，谦逊之余，不禁流露出伯哲对田家那份企慕之情。清朝丁宜曾《农圃便览》自序里有几句话也很坦白：“吾五岁人家塾，先大夫为之训诂，至《学稼》章，闻圣人不老农、老圃之言，辄诮之，以人当事大人之事，安用此琐琐者为！少长从宦游，读书官署，不暇分五谷”；后来实在没有办法，“生齿日繁，家计愈拙，读书之志，易为谋食，乃躬亲农圃之事。自悔少未习惯，因殚心咨询；凡有所得，辄笔之于册”。这些话，当然有点怪读书误事。……

真的，读过几本书的人，想洒脱并不容易！乔治·艾略特并没有嫁给一位打理农庄的人，而是跟一位有了家室的著名文评家同居；约翰·伯哲追求的其实是书桌上的田园景致，虽说身在农村，始终不忘著书立说；丁宜曾心理上尤其不甘于务农，有朋友喜欢他的《农圃便览》，他竟酸溜溜的说什么“琐琐事尔，不足为君道。君欲调和二气，冶铸万有，则盍请之为大人者”。

不用说，不做学问而去种树种田也洒脱不到哪里去；农圃之事其实也要充实知识、顺应时序，受种种牵制，不然会“误了庄稼”。见识和纪律是不可少的；研究文化思想的人对“根”对“本”了解深刻，是谓见识；能把“根”“本”问题董理成章，是谓纪律。要说植物生根开花结子会启发学问思想，这是一端。海峡两岸和海外中国人在文化思想课题上的争论，基本上是“根”的争论。……清代黄可润的《谷菜同畛》一文提到粮菜间作云：

无极农民，种五谷、棉花之畦，多种菜及豆，以附于畦，盖谷与菜同畛，不惟不相妨，而反有益，浇菜则禾根

润，锄菜则谷地松，至谷熟而菜可续发矣。

海外中国人珍惜中国固有传统文化思想当是本分；但是，身在异地，难免受点外国文化思想的熏陶，日久自有一套两全的方法：故国文化思想成了“桑”，外国文化思想成了“苎”，产生《陈敷农书》中的桑苎间作经验：

若桑圃近家，即可作墙篱，仍更疏植桑，令畦垄差阔，其下遍栽苎。因粪苎，即桑亦获肥益矣，是两得之也。桑根植深，苎根植浅，并不相妨，而利倍差。

一种根深，一种根浅，但都有了根，各得归宿，不致以“游谈无根”；“负责打理别人的农庄”之事或许也有，却不是“去收获他们劳苦的成果”；其见识和纪律，早就足以把中国文化思想上的不少“根”“本”问题重新修剪，不再是“自花受精”，万万不必说是“琐琐事尔，不足为君道”！

古人很懂得移植花木的办法；说是移植牡丹可“用软绵花自细根尖缠至老根，再用麻绋缠定，以水洒之”，迁移多远都不会死。张大千说“花到夷方无晚节，仰人颜色四时开”，想是因为科学进步、温室设备好。画家因久客而善感，借来自嘲，正说明他不忘本。其实，植物中还有浮生水面的浮萍，竟有一条根，跟花叶一起寄身流波！现代人对“归田”的“归”字大半不太敏感了。